



建設非一朝一夕，可是要破壞卻在一瞬間。如今香港正是如此，沒人願意努力辦事，批評埋怨卻出奇地多，近年更有破壞者搗亂，甚至滲透進政府機構、議會、傳媒中。誰能有這動機、能力、組織、資源去作破壞呢？他們最喜歡利用民主人權、仇富、加薪等大眾力量去破壞社會，反對政府。本來將民生弄好，提昇民主素質，讓黎民百姓身心都安逸，這些惡勢力便無所依附，自絕於昇平政治中，但這些目標非一朝一夕能達到，因此，這些惡勢力也不能輕視，必須成立一個部門，專責應對，這個部門該如敵人般隱蔽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揭發他們的陰謀，阻止他們的破壞，在他們滲透的地方豎立旗幟，更教育大眾遠離惡勢力，趨吉避凶。還要在他們的根據地發動和平概念，阻止侵略。必要時，發動人民大眾上街遊行，揭發陰謀。這部門的工作有如佛教的護法神，護持正教。

要改造社會，恐怕非一朝一夕，或短時間內可實現，我能否於任期內作大改革，需要多方面的配合，因緣是否具足，自己也沒有信心，縱使多大本領也不一定能短期內達成，對佛教的因緣觀，我是深刻體會了。因此，我決定制定多方面的指標，讓自己或將來的繼承者可朝著這些目標努力。這些指標，主要在民生方面，首先，我要制定貧窮線，如何才算貧窮，貧窮也分多級，更制定不同的措施去救濟或協助他們度過困難。入息中位數，可讓黎民百姓了解他們在社會中的定位。衣、食、住、行的標準開支指標，個人及家庭的合理生活指數，通脹指數，最低工資；企業經營指標等這些數字的意義。當然，未符合標準的個人或羣體皆受到幫忙或資助。此外，各行各業、領域、家庭、為學等設立諮詢機構，去解答市民的疑難，或是幫助他們發展。我不要市民像野鬼般飄浮不定，無所適從，更不希望他們無助，孤立無援。我要多方面照顧他們，讓他們有所適從，有所發展，這是基於子民概念——人民是自己的兒子。

二零一七年普選，事在必行，時間表已定好，一切就緒，無奈破壞者要馬上實行，故意刁難；縱使我願意亦不能實施，因影響很大，且倉卒上馬，必產生很多禍患，社會政治必然混亂，敵

人亦有機可乘，政府威信蕩然。可惡的敵人總喜歡使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。因此，我必須在任期內做好準備，使普選能公平公正進行，敵人的破壞及陰謀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，稍一不慎，將禍患無窮。可恨很多無知市民被慫恿，大叫大嚷，要求立即普選，真不明白何以為那數年時間如此緊張，大陸政府能讓香港普選，我覺得已很難能可貴，亦是仁政。況且公開安排了時間表還擔心什麼，難道還可推翻嗎？普選產生的問題可大可小，更有很多難測的暗湧，因此，我要成立一個小組，小心監察。

我心裏仍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很多願望要達成，亦希望落實許下的政綱，更有一種衝動，事事參與，親力親為，但經過半年時間的體會，我明白這樣是不切實際的，現實的複雜，險惡比我最初的想像更嚴重，過去十五年與朝代轉換的困境歷久不衰，影響深遠，要糾正談何容易。其中的糾結，矛盾更非一時可解決，最難忍受的是千夫所指，明槍暗箭襲來，卻要啞忍，承接那不是我的責任的過失及困境，真的欲哭無淚，不能推搪，逃避，有苦自己知，彷彿整個世界的重擔都壓在自己頭上。當然有想過放棄，回復以前優悠的日子，偶而在報章撰寫一些自己的抱負，探訪弱勢社羣，就是躲在家裏享受家居生活亦是莫大的幸福，使人嚮往。但我知道，開始了的再不能回頭，不要再想，努力向前，困境總會消失，未來一定有新景象，這情況不會持久，向好向壞亦非我能預測，既然走到今天，努力走下去是唯一之道。

心中雖有很多話，很多工作要做，但我不想不實際地去籌謀了，因已無暇去處理，管他們罵我違背承諾或是「大話精」。我只要做好以上關鍵性工作已足了。

可是仍有些工作不能假手他人，非我莫屬，亦應在任期內處理好，待接任人能順利開展工作，對於前人遺下的「手尾」，我深切體會，深受其害，立意不要讓來者承擔。社會上常咒罵官商勾結，很多高官退休後竟出任大企業顧問一職，領取高薪厚祿，可是其工作卻非他們所長，的確令人懷疑，但不能阻止他們退休後另找工作，況且他們的豐富經驗亦對社會很有貢獻。審度他們的經濟環境俱佳，且退休金豐厚，生活無憂，實不需為金錢奔波。為了防止官商勾結，我決定立法不許首長級官員及一部份高官退職後在大企業工作，如果他們真有心為社會貢獻，可投身非牟利組織，很多非牟利組織都缺乏人才，能有他們的領導，該有莫大裨益。可是大企業普遍有基金會，從事慈善工作，可能被他們利用。因此，更要立法不能讓高官領取薪酬，或者設定一個象徵式或車馬式的上限。高官退休後，應享受人生的晚年，不需再被金錢奴役，如果立志工作，應多作義務性質，況且踏入晚年亦不會有太多光陰工作，應多做些有意義的事情，回饋社會。

能於任內做好這些工作，於願已足，亦無愧於心。我該心無旁騖地努力完成。如仍有餘暇，再按序及性質去完成更多任務，我應把握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名垂青史。更深信好的行為必有好的回報。要躲懶，要享受人生，將來機會很多，當下最重要，不能錯失機會。